憤怒

 我氣炸了，沙啞的聲音依然發出別人渾然聽不清的聲音，就算我叫啞了、叫痛了，心中的那股怒火依然得不到絲毫的平息。脹紅的臉和滿是青筋的脖子，這時若有人敢靠近我，他不是瘋了，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膽。

 這一切的根源，都來自於妹妹，從小嬌生慣養的她，本來就非常任性，耍脾氣對她來說只是小菜一碟，真要說起來，胡鬧和耍賴才是她的專長。但是她這次可惹錯人了，我的雙手拿著裂成兩半的美勞參展作品，精心上色的人物，臉龐上惡搞似的多了兩片腮紅，微露貝齒的笑靨，也因為妹妹的惡作劇，塗黑成一個又一個的蛀牙，更別說整張畫紙上到處出現的鬼臉圖案了，擺明判我直接進入十八層地獄，連修改的機會都沒有。

 除了動手，我幾乎把所有我能想到的狠毒話語都說了出來，而妹妹除了剛開始那幾滴不知道真假的眼淚外，就是無止盡的裝傻了。我知道不能動手，但是已經氣到幾乎失去理智的我，剩下的那丁點理智，似乎已經擋不住即將火山爆發的我。此時的妹妹本能的感受到我的怒火，終於識相地用她稚嫩的手拉住我，嘴裡含糊不清的「…不起…姊賊…不起…」，哼，都三歲了，連個道歉都說不清楚。這可是我花了快一個月才完成的比賽作品啊！站在一旁的媽媽，依然沒有要幫忙處理的樣子，只是直朝我們的方向微笑。

 好啦！好啦！我承認對一個三歲的孩子發脾氣是過分了點；我承認沒有把作品收到書桌上是我的失誤；我承認憤怒時的我智力降低到跟三歲孩子沒兩樣……最後，我承認就算妹妹弄壞了我的作品讓我失控，我還是很愛她。

 憤怒

 巨大的甩門聲響後，我頭也不回地往外衝去，沒跑幾步，一個踉蹌跌個四腳朝天，忍不住就坐在地上哭了起來，哭了一陣，才發現淨流眼淚，卻哭不出聲音，原來剛剛在家裡我喊得那麼大聲啊！大聲到整個喉嚨都啞了。

 爸爸太偏心了，所有好的事情都輪不到我，只要有好吃的東西，弟弟總有一份，我總要像乞丐般哀求弟弟，才能在他吃膩了之後，將殘渣施捨給我。是啊！我是哥哥，是哥哥又怎樣？當哥哥的人就要什麼事都讓弟弟；當哥哥就要在弟弟做錯事後一起連帶處罰。想起每次弟弟用撒嬌的方式逃過懲罰，我就忿忿不平。這次爸爸的員工家庭旅遊，原本就是答應我考試前三名的獎賞，那可是我這幾個星期以來讀書的動力，誰想到僅剩的一個名額，又要我讓給弟弟了。看到弟弟得逞後轉身的奸笑，我才會氣不過的動手打他啊！

 算了，反正沒人在乎我，就讓沒有人在意的我，孤單的走吧！走的匆忙之際，沒注意漸大的雨勢，總不能轉身回家拿傘吧！充血的紅色臉龐，因為秋末的雨而漸趨平緩，取而代之的是溼透的涼意。會有人擔心我嗎？我連一秒鐘都不必想就知道答案，儘管如此，這樣的自問自答還是令我怒氣難消。行走的速度因為漸大的雨而慢了下來，速度慢了才讓我發現，左膝傳來的一陣陣刺痛，血肉模糊的膝蓋兀自滴著血，隨著雨的沖刷，剩下的就只有痛。剛剛摔成這樣也能不痛，是因為心太痛了吧！還能怎麼樣呢？眼前的十字路口紅燈已經很久，下一個綠燈我該往哪走呢？

 憤怒過後的我，只覺得好累，身上的寒冷和疼痛似乎都被雨水沖淡了，原來人太過疲累，是會失去所有感覺的。吵雜的聲音持續在耳邊進行，而雨倏然停止，往上望去，頭頂的天空換了把大傘，同樣眼眶濕紅的爸爸，就站在我的身邊，這樣的天氣，似乎什麼都說不出，我們就這個姿勢一路往家的方向走去，至於該說的、該解釋的、該澄清的、該原諒的……都等到回家後再說吧！